

Jiangxi Shangrao

Shangrao Juzuo
Juzuo Juzuo

上饶创作

上 饶 剧 作

1987.1988年合刊

目 录

(内部刊物)

上饶地区一九八七年优秀剧本征评获奖名单·····	(1)
征婚浪漫曲(大型话剧)·····	严光炎 俞景陆(2)
人兽之间(电影文学剧本)·····	夏国强 方建中(36)
心魂奏鸣曲(电视文学剧本)·····	姜建生 廖怀斌 桂晓琦 常新建 杨洪鸣 苏涛平 江 涛 李剑英 (66)

爱从这里延伸(影视文学剧本)·····	夏 琼(81)
---------------------	-----------

封面
题
字：胡旭封面设计：梁永明
编辑：上饶地区艺术创作研究室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版)

※※※※	铁与锤(话剧小品)·····	饶祖人(146)
※※※※	小 理解(戏曲小品)·····	曾锦荣(120)
※※※※	戏 冷与热(哑剧小品)·····	陈 忆(126)
※※※※	小 女绑子(赣剧折子戏)·····	汪志红(130)
※※※※	品 假货(喜剧小品)·····	毛凌云(137)
※※※※	专 最后的咖啡(话剧小品)·····	刘宜萍(140)
※※※※	辑 封三：啊，祖国的风(歌曲)·····	谢进词 茅地曲(145)

上饶地区一九八七年优秀剧本 征评获奖名单

地区文化局八七年向全区征集优秀戏剧、电影、电视剧本，共征得剧本109个。经认真评审，获奖作品、作者名单如下：

一等奖：

影视文学剧本《爱从这里延伸》

作者：夏琼

电视文学剧本《赭色的老钟》

作者：陈建英、张大光、王正群

二等奖：

大型历史剧《陶侃》

作者：姜朝皋、张进明

无场次话剧《序幕前的尾声》

作者：严光炎、俞景陆

大型赣剧《仲姜女》

作者：汪志红

三等奖：

电影文学剧本《人兽之间》

作者：夏国强、方建中

电影文学剧本《佛光照耀的山乡》

作者：高爱华

电视剧本《人间烟火》

作者：桂晓琦、占俊科

电影文学剧本《西流的半河》

作者：刘金水

电影文学剧本《故事从这里开始》

作者：张治凡

电视剧本《光棍和他的女儿》

作者：杨洪鸣、姜建生

电视剧本《绿色的桥梁》

作者：刘继伟、杨霞

电视剧本《但愿人长久》

作者：刘亨辉

证婚浪漫曲

严光炎

俞景陆

〔故事发生在当今的上海滩。

〔如果场上布景可以虚设，那么一面落地穿衣镜是不可虚掉的，它甚至无所不在。

〔观众已陆续进场，剧院经理忙着向青年女观众分发“征婚启事”。真是无奇不有！

〔临近开演了，那位经理竟站到了观众面前，大言不惭地开始了演说。

经 理 女士们，小姐们，（听听，单指女的）本剧院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搞活多种经营，特设广告营业部，受理各种广告。本人特别高兴为大龄未婚青年效劳，承包了“征婚启事”。不是我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成功率为全国之首！这不，刚才又收到了一张征婚启事，现在我念给你们听听。（念）“……×男，33岁，小学文化，灵山乡镇企业厂长。（插话：这是位农民企业家。）年薪（插话：你们猜是多少？）万余元。灵山镇有楼房400平方米，在本市有带厨房、卫生间和小花园的私房80平方米。因故离异，有个六岁女孩，欲觅本市宜社交、适做秘书工作，富于开拓、貌秀心善、大学文化的24—30岁未婚姑娘为伴”——诸位，听清了没有？！一个小学文化的乡下人，敢进我们大上海来找大学生，这不是向我们没钱的小伙子挑战吗？！不过，您不要不服气，也别倒醋坛子了，醋，留着回去烧糖醋鱼吧。这是现实，有本事您也在企业上露两手么，是不是！姑娘们，您也别羞羞答答，我要是女的，我就盯着这位厂长不放了。好了，我衷心祝愿那位女同胞走好运。

〔马虎上。与其名字相反，他穿着浅灰色的青年装，身材适中，温文尔雅，浅度近视眼镜后的眼睛永远那么温和，笑眯眯的。看上去不足二十五岁。

经理 (介绍地) 喏，这位就是征婚人的代理人。(对马) 呃，你自报家门吧。
马 虎 我姓马，单名，叫马虎。征婚者就是我们灵山饮料厂的厂长，他的条件都在征婚启事上写了，有意者请上来，我们的征婚办公室就设在后台。

〔半天没有动静。〕

经理 (鼓动地) “阿米尔，冲！”八十年代了，你们还忸忸怩怩！

〔于是，真的有不少衣着时髦的妙龄女郎走上台去，马虎向她们一一发小纸条。〕

〔一位涂满脂粉、嘴唇腥红，穿戴鲜艳夺目的年近五十的富态女人夹在人流中，当她那肥腻的手伸向马虎时，〕

马 虎 (一愣) 伯母，你也……

胖女人 (不屑地) 啥个伯母，还阿婆呢！(唰地抽去纸条)

〔队伍中发出了笑声〕

〔一位男子走上台来。他身高一米八〇，蓄着长发，白净的脸上架着宽边变色眼镜。衣冠楚楚，风度翩翩。他走近马虎，递过名片。〕

马 虎 (看名片) 呵，您是剧作家。

剧作家 刚才念的征婚启事简直就是一出戏的提纲，太富有戏剧性，太富有吸引力了。我要采访。

马 虎 欢迎，请。(对众女性) 请，请——。

〔马虎将众人引向后台。〕

二

〔马厂长家客厅。〕

〔电视屏幕(投影)上正在播映应征女性的各种风采：有歌唱的酒巴歌星，有练功的芭蕾舞演员，有为旅客服务的空中小姐，也有跳水的游泳运动员……。一个个如花似玉，令人陶醉。〕

〔剧作家、马虎看得津津有味。〕

马 虎 (关了录相) 这几位是从499位应征者中筛选出来的，就等马厂长过目了。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马 虎 (接电话) 喂！我是马厂长征婚办公室。对，马厂长本人不在家，有什么要求你说吧……好，我一定转告。

〔又一只电话响了起来，与此同时，邮递员送来了一大扎信。下。剧作家看信。〕

马 虎 (又拿起另一只耳机) 喂，我是马厂长征婚办公室。呵，马厂长不在家，您是《新民晚报》社的？……好的，截至现在，已接到了499位应征者，(剧作家插话：这儿又来了。) 对，应征信还在源源不断地来呀！应征者当中有教师、医生、干部、技术员、演员、工人、女兵、个体劳动者，甚至还有中学生。不过她们质问征婚者是不是也在搞唯文凭论，并且尖锐指出，这不是企业家应有的做法。

(边说边笑了起来) 对，好的。再见。(放下耳机) 剧作家，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剧作家 你这位马厂长也真怪，征婚启事发出去了，他自己却又躲起来了。

马 虎 （压低嗓音）不瞒您说，我们的“好好”牌矿泉水要挤进上海市场真比登天还难，为了打开销路，占领上海市场，马厂长来了个绝招：征婚！

剧作家 什么、什么？马厂长征婚是为了占领上海市场？

马 虎 对！现在我们面临两家对手的竞争，一家是发发饮料厂，一家是美美饮料厂。因此，马厂长决心找个善于公关，能帮助他打开局面的妻子兼秘书。

剧作家 绝了。

马 虎 为了打开局面，他现在正在追赶上海市商界的权威人士。昨天追到西安，今天早上又追到广州。

剧作家 结果呢？

马 虎 不得而知。

〔女郎递员走了进来。〕

女电报员 马好好是谁？电报！

马 虎 他不在。（签字）

女电报员 也真是，都在上海市，还打什么电报！

马 虎 这是应征的。

女电报员 真有人应征？

马 虎 你还有怀疑？你看，你送来的电报还会有假？

（念）“……请厂长在星期天上午九时在恋爱角上等。”

剧作家 （顺手抽出一封）这儿还有不少约会信哩。（念）“……非常非常想见到厂长本人，请于星期天上午九时恋爱角上一会。到时请拿一份当天的日报，寻找一位手拿花束的姑娘。”巧了，同一个时间地点的约会。

女郎递员 （笑笑）我为姐妹们悲哀。唉，这些人的大学白读了。（下）

剧作家 是个角色！（对马）少陪了。（追下，电话铃响。）

马 虎 （接电话）喂，哪里？……广州？！

〔那位胖女人上，她一言不发，却仔细地观看房子和室内的摆设，表情的流露显然是满意的。〕

马 虎 什么，已经坐飞机回上海来了？……，你说吧。（边听边记）

胖女人 （打量马虎）小师傅，依姓啥？

马 虎 我姓马……

胖女人 （误会了）哦，依就是马厂长？

马 虎 （回答电话里问话）是，是呀……

胖女人 （满脸堆笑，忙掏出文凭）这是大学毕业证书……

马 虎 （边打电话边摇手）不，不需要……

胖女人 （又掏出行）这是约会的地址和时间。

马 虎 （边打电话边收下）……好的，好的，我一定转告。

胖女人 阿拉走了。（边看房子边下）

马 虎 （挂了电话才发现人走了）咦，人呢？（拆信、念）“请在星期天上午九时恋爱

角上见，费津津。”有趣了，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恋爱角。（翻日历，记下）

〔汽车煞车声。

〔保姆桂春风提着大包小包上。她，扎着云鬓发，轻盈的玉体罩着一件得体的连衣裙，浑身散发着诱人的青春活力。黑黑的皮肤，年仅二十岁左右。

桂春风 马虎，快，伯母来了。

马 虎 春风，怎么不打个招呼？！（欲出门）

〔马母上。

马 母 怎么，怕我来吗？

马 虎 伯母，那能呢！请都请不到你来哟。

马 母 砂糖嘴，少拣好听的。说。我早就叫马好好把你换掉去，可他就不听。

马 虎 怎么啦，伯母？

马 母 有你在身边还会有安份？！真有出息，找老婆还登报！现时办工厂有招标投标的，啊，这讨老婆的也作兴招标投标啦？

〔马虎和桂春风笑。桂春风勤快收拾房子。

马 母 笑什么，还不是你给弄的花花草草。这能找到好姑娘吗？听说还指定要上海姑娘？要大学生？我看他马好好到时降服得了她吧！

马 虎 马厂长能把一个厂治好，还能……

马 母 他有啥本事？有本事前个老婆就不会跑了！那不就是上海姑娘？

马 虎 那个时候马厂长还没冒尖呢！

马 母 冒尖了又怎样？他呀，豆芽菜长不成大树！

马 虎 马厂长说了：“走着要比蹲着好”。

马 母 说一千，道一万，你给我跟报纸说说去，把那招标的事给我退了。

马 虎 伯母，这是马厂长为了“好好牌”打进上海市场的大事。

马 母 我不管你打进上海还是打进下海，快给我退去！

马 虎 这……

马 母 你去不去？

〔桂春风给马虎使了个眼色。

马 虎 好，好，我退……（欲下）

〔汽车煞车声。

〔马好好挟着经理提箱风尘仆仆地上。他中等个头，不胖不瘦，貌不惊人。虽只卅三岁，却已谢顶，更显得额头的宽阔。他身着凉爽呢西装，衬衫下系着一条红色的呢龙领带，但仍遮盖不了某些土味和习气。他几乎与马虎相撞。

马 虎 马厂长，你看谁来了？

马好好 妈，春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边说边脱上衣，往桌上一丢。照镜子。）

〔桂春风拾起，挂在衣架上。又顺手拿出了三五牌香烟递给马。

马好好 （不接）留着待客。（从衣兜里掏出了大前门）

马 母 我的马好好厂长，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妈的。

马好好 哟，妈！你给马好好十个胆，他也不敢对您老人家怎么样呵。

马 母 你说说，这报纸上找老婆的事你跟妈商量了？

马好好 （当面撒谎）啊，这可是马虎办的事，与我……

马 母 哼！土地爷不开口，黄鼠狼敢拖鸡吗？

马好好 妈！那您说怎么处罚？

马 母 退掉！

马好好 好，退！

马 母 现在就退！

马好好 好，马上就退。（拿起话筒，但又不拨号，听筒是倒拿的）喂，报社吗？马好好征婚的事撤了，不搞了，对！——妈，可以了吧？

〔马虎、保姆窃笑。

马 母 （觉察）你们笑什么？

〔此时，集资者上。

集资者 请问这儿是马厂长征婚办公室吗？（不等回答便拱手作揖）恭喜、恭喜！

马 虎 你是——

集资者 马厂长，借你征婚大喜之日，我为振兴科技事业呐喊来了。企业的发展要靠科学技术，我国的现代化也要靠科学技术。为此，我们要为振兴科学技术而贡献微薄的力量。现在我们公司试验成功了三〇三号产品，这种产品用贵厂的“好好牌”矿泉水调和成膏状，敷在公鸡翅膀下，60天后便能象母鸡那样生出蛋来……

〔众笑。

马 母 火烧脚板底，打乱话！（拉春风下）

马 虎 马能长角吗？

集资者 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可它确实存在，就像特异功能那样，当初又有谁敢信呢？不是我吹牛，国际专利局已接受了我们的申请，不久就会批下来了。

马好好 你是为集资来的？

集资者 您别误会，别以为我是来集资的。现在有一种风气真不好。一看个体户发了，某个企业上去了，他们就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的刮，什么修教室啦、修马路啦、修桥等等等，都要人家出钱集资。本公司绝不来这一套！我们讲的是信誉第一，诚实致富为本。所以您要是给钱就是对我们人格的一种侮辱。

马 虎 哦，那么你是搞宣传鼓动来的？

集资者 为了振兴科技事业，为了三〇三号产品的投产、本公司愿与灵山饮料厂携手合作比翼齐飞，产品投放市场时，牌子就打灵山饮料厂的系列产品，叫“好好牌公鸡生蛋膏”怎么样？

马好好 我又能为你做什么？

集资者 我方出人力技术，您方出五千箱“好好牌”矿泉水作原料，怎么样？

马好好 这样的好事我能不出吗！

集资者 痛快，不愧为改革家。（欲递合同书）

马好好 这样吧，等你拿到了省科委的鉴定书后，本厂一次性处理给你。

集资者 （一愣）那……那太好了。我立即去办，一言为定？

马好好 一言为定。

集资者 (嘟哝着下)要滑头,铁公鸡一只。(下)

〔两人畅怀大笑。马好好又照镜子。〕

马好好 操蛋的,这一趟起码掉了我2斤肉。

马 虎 效率如何?

马好好 谈不上效率。只能说撬开了一条门缝,答应考虑订我们的货。呃,“发发”“美美”那边怎么样?

马 虎 “发发”的电视广告抢在我们前面。

马好好 老董这个鬼东西!我们的电视广告制得怎么样?

马 虎 好了。你看。

〔放映录相广告:几位运动员正在饮用“好好牌矿泉水”。〕

马好好 (看表)四十秒钟,广告费多少?

马 虎 八千块。

马好好 操蛋的,比倒二爷的心还狠,敲的是高级竹杠,老子不干!

马 虎 那怎么成!我是通过关系的关系,人家才买了个面子,而且放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间播映。

〔剧作家上。〕

马好好 我自育办法!你明天上午给我办这么三件事:一、运一百箱好好牌矿泉水到外滩黄浦江边,要选人最多的地方;二、上午九时将矿泉水倒入黄浦江;三、通知各报社、电台、电视台记者到现场,我要召开现场记者招待会。

马 虎 你疯啦,全是合格货,倒了干嘛?

马好好 为了维护顾客利益,将一百箱“次品”倒掉呀!

剧作家 (佩服地)厂长呀厂长,你也太鬼了,你!

马好好 (得意地)我太累了,有什么看的?

马 虎 我对应征者进行了筛选,选了最满意的几位录了像,你选择吧。

马好好 有没有商界工作的?

马 虎 没发现。

马好好 发发、美美厂的有没有?

马 虎 没有。

马好好 那不忙,我得换换脑筋,先来点刺激的。

马 虎 (神秘地笑笑)最近的,你看吧!(挑了一盒录像带,塞进机子)

马 虎 厂长!(用嘴吮吮内室,示意别让马母知道)

〔马好好走过去反锁了通往内室的门。〕

〔马虎掀动了按钮。〕

〔屏幕上出现了几位裸露着玉体的女人在洗澡。原来,这是苏联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片断。〕

——幕 间——

〔剧作家渐渐走向台口，面对观众。他身后的一切渐渐隐去。

剧作家

一位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企业家，居然闯进大上海征婚，而且指定要大学毕业的，这，没有相当的勇气是不敢的。就凭这点，令我佩服！不过，待我深入一层的了解之后，才知道此人有一段不顶光彩的前史。在那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他很不安份，老偷偷干那些“尾巴”的事，气得生产队长骂他是罗汉，要开除他的球籍。不瞒你说，就连他办企业，也是凭他那罗汉的本领，三捣两捣的给捣鼓起来了。现在他又嫌灵山镇不足施展身手了，把手伸进了大上海。采访他的兴趣越来越浓，但我不想拘泥于生活事实。剧作家如果离开了想象力，他就无从创作了。因此，我将边采访边联想，灵感来了时，也许还要进行艺术构思。

现在，马厂长应约上恋爱角相会去了。

三

〔恋爱角。

〔红男绿女群中，神情有拘谨的、有试探的、有神秘的、有兴奋而又紧张的……

〔那位胖女人不时看看手表，又看看四周。她的旁边站着一位妙龄少女，她烫着卷发，穿着蝙蝠衫、牛仔裤、高跟鞋。弯弯的眉毛下忽闪着一双稚气未脱的大眼睛。耳朵上悬着一对大耳坠。她，就是费津津。

费津津

姑妈，依约人家几点来么？

姑妈

到了时间人家自会来，依急啥？！告巴依，勿要错过格机会。那房子阿拉看了，啧啧！那摆设阿拉也看了，啧啧！上海属二流的！那厂长的长像也交关灵光来势，配依足足有余。就看依有没有福气了，快办依的事体去。

费津津

（背起了书本）“……这部长诗采用的是中古时期的梦幻文学形式，通过但丁本人自述，描绘了一个星期五凌晨，他在一座黑森林里迷了路……”（边背边下，姑妈——那位胖女人随下。）

〔剧作家上。朝一高一矮两个小伙子走去。

剧作家

小伙子，刚才和那姑娘谈得怎么样？

矮个子

勿灵光！那个粉裙子不找工人。吔，伊拉也不过是个打字员！

高个子

（忿忿不平）现在什么都讲文凭。前几天我在戏院里听了一张征婚启事，他自己小学，还想找个大学老婆呢！

〔三人边谈边下。

〔马好好、马虎上，举目四望，不见相约者。马好好坐了下来，脱下了一只皮鞋。

马好好

马虎，看看今天的运气如何？（边说边将皮鞋往上一抛，鞋子落地后，高兴得跳了起来）行，今天有好运。

马 虎

厂长，看人家笑话你，快穿起来。

马好好

（边穿鞋边得意地）笑什么，这玩艺没一次不灵的。

〔两人举目四望，深被恋爱角的奇景所吸引。

马好好 马虎，上去谈一个。

马 虎 不，我适应不了。

马好好 属兔的，冤枉了一付好身材！

马 虎 我一看见生人就心跳过速。

马好好 瞧我的，给你样板一下。（他整了整衣装，信心十足地朝一位女青年走去）小姐，您要什么条件？

姑 娘 （无措）这……（旋即镇静了下来）您看我怎么样？

马好好 （挺了挺胸脯）还可以。

姑 娘 （莞尔一笑）您很有自信么。干什么的？

马好好 您看我像干什么的？

姑 娘 搞采购的吧！

马好好 有点眼力，猜到了边缘。我是北大学企业管理的。

姑 娘 符合我的条件。不过，你个头矮了点，遗憾！

马好好 （又挺了挺胸）不比您高吗？

〔姑娘笑着走开了。

马 虎 你怎么能骗人家！

马好好 看你这死脑筋！这有什么，等以后建立了感情，什么学历不学历，还不是那么回事。怎么样，你就在这儿谈一个。

马 虎 要谈你谈，我没这份胆量。

马好好 （有些耿耿于怀）操蛋的，说我矮了点，我怎么会矮？还说我是采购员？太小看人了！

〔姑妈领着费津津走过来。

马 虎 （冲着姑妈）您就是费津津？

姑 妈 不不不！费津津是伊，伊是阿拉侄囡。

马 虎 哦，弄错了。

姑 妈 （掏出文凭）喏，这是伊格大学毕业证书。

马 虎 您收着。

姑 妈 那好，依谈，依谈（边说边退了下去）

费津津 （不安地）姑妈，别走！（欲追姑妈）

〔姑妈将费推回，退下。

马 虎 津津姑娘，（介绍地）这位就是征婚的马厂长。您有什么想法就直率跟马厂长谈吧。（退下）

〔静场。

马好好 （恰似换了个人，有些拘谨地）您是自愿应征的？

费津津 （连连颌首）……

马好好 您在哪个单位工作？

费津津 机关里打字。

马好好 是商界的？
费津津 不。
马好好 您亲戚里头有在商界的吗？
费津津 （摇头）……
马好好 有在发发厂、美美厂工作的吗？
费津津 （好奇地）你怎么对商界有那么大兴趣？
马好好 嘿嘿。这么说您一点不了解我？
费津津 （摇摇头）……
马好好 跟您说实话，我过去是个骗子。
费津津 （被逗乐了）真逗，那有自己讲自己是骗子的！
马好好 真的，不骗您。
费津津 那现在不骗罗！
马好好 不骗了！您最喜欢什么？
费津津 但丁的长诗《神曲》
马好好 高档货。
费津津 你知道吗？（背书似地）这部长诗采用的是中古时期的梦幻文学形式。通过但丁本人的自述，描绘了一个星期五凌晨，他在一座黑森林里迷了路……
〔不知谁的收录机里播放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
马好好 您说得真好！有机会请您朗读《神曲》给我听听。
费津津 好的。（有意考察）您听，这是什么曲子？
马好好 （为难了）这……（灵机一变）您说是什么曲子？
费津津 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对吗？
马好好 对对对，您猜对了。
费津津 贝多芬是男的还是女的？
马好好 当然是……（只好坦白了）坦白跟您说吧，这音乐上的高档货我确实迷糊。
费津津 我也坦白说吧，但丁的《神曲》我也不太懂。
马好好 （乐了）怪不得您象背书那样。
〔两人会心地笑了。〕
〔此时，姑妈窜了上来，拿着两根冰棒。〕
姑妈 津津，依在跟啥人讲话？
费津津 跟他呀。
姑妈 （厌恶地）依跟伊说啥个事体！津津，这恋爱角里不三不四格男人多哩，依要多一个心眼。
费津津 姑妈，别瞎说了。
马好好 你这话就得罪多数哩。
姑妈 （用手一划）统统是勿三勿四的！依也勿是好东西。
〔不少男女青年围了过来。〕
马好好 呃，你怎么不讲文明，不是你侄女约我来的吗！

姑 妈 依打屁！阿拉津津会约依这号人来？没镜子就拉把尿照照依自己，一付狗熊相。
（众笑）尖嘴厚舌，黑不溜秋，皮打扞，颓脑袋……

〔围观者议论纷纷。

白 丽 哎，公共场所，要讲卫生。

姑 妈 （听出了口音）啥人勿讲卫生？啥人勿讲卫生？

白 丽 开口就搞污染，这是讲卫生吗？

姑 妈 阿拉讲伊，跟依有啥个相干？！依向着伊，就嫁巴伊！

白 丽 嫁不嫁他是我的自由，说不定那天我一高兴，就嫁过去了，依有啥话说？！

姑 妈 依讲得好听，怕只怕一朵花……不，一朵刺插在狗屎上哟！

白 丽 呃，你又搞污染了。

〔众起哄。

〔马虎跑过来解围。

马 虎 怎么啦，怎么啦？

姑 妈 “怎么啦”，依征婚，做啥个叫伊拉来谈？

马 虎 弄错了，他就是马厂长。

姑 妈 （大吃一惊）那，那……怎么不早讲清，阿拉以为是依呢！

马 虎 噢，一开头我就自报家门了，当时您在场么，忘啦？

姑 妈 （转弯）哎哟，看阿拉这记性！（满脸堆笑）嘿嘿，嘿嘿……对不住哟，马厂长。
要知道马厂长就是依，阿拉就勿会……咳，阿拉这张嘴，该打，该打！

白 丽 打呀，怎么不打？！（众又起哄）

姑 妈 哎呀，真是不打不相识哟，是不是？！这个会面太有意思了。来来来，依吃冰棒！
（但早已溶化了）——咳！（众笑）马厂长，瞧依有多帅！天庭饱满，脑门高
高，怪不得聪明灵光，一年就赚了介多钞票呀！

〔众哄笑。

费津津 姑妈！（气得哭下）

姑 妈 津津，津津——（欲乘机溜下，众人围着不散）看什么，阿拉又勿是大熊猫！

〔众青年散开，姑妈追下。

马好好 （对白丽）谢谢您的解围。

白 丽 没什么，路见不平，理当拔刀相助。认识一下吧，我叫白丽。（伸手）

马好好 （握住对方的手）我叫马好好。

〔有人叫白丽过去，白丽应声而去。此时，马好好才注意白丽的装束：全身上
全是白色——白色大翻领西装，白色西装裙，白色麂皮高跟凉鞋，白色的耳坠，
白色的项链，挎着的也是白色拎包。显得和谐而迷人，自信而高傲。

马 虎 （走近马）厂长，费津津怎么样？

马好好 她呀？还没找到自己。她像是被人牵动的木偶。

马 虎 不会吧，人家是大学生呢。

马好好 只能打50分。

马 虎 为什么？

马好好 月亮就是月亮，星星就是星星。非要把星星装成月亮，那样她不太累了！
马 虎 哟，厂长变成哲学家了么。

马好好 （得意地）操蛋，要不保姆兼家庭教师白请了？！

〔两人大笑。马虎突然瞥见手拿鲜花的姑娘向这边走来。

马 虎 厂长，又来了一个。注意拿好报纸。（走开）

马好好 （理了理报纸）……

〔罗兰上。她手执花束款款而来。她个头不高，但身材很好，肤色皎白，时髦的衣着，把女性的优点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眼神中流露出淡淡的忧郁，眼眶有一圈黑晕，看来她生活得很疲劳。

〔两人渐渐走近，四目相视，不禁愕然。

马好好 （几乎同时）是你？！

罗 兰 〔马好好掉头就走。

罗 兰 （急呼）好好！（马站住）难得见面，难道连说句话的情份都没有了？

马好好 过去的一切都死了。

罗 兰 这是我说过的，谢谢你还记得这么牢。

马好好 我不知道今天约会的会是你！

罗 兰 我也不知道是你在征婚。

马好好 少陪了，对不起！（抬步欲走）

罗 兰 （忿忿地）过去的事，能全怪我吗？

〔马好好又一次驻足。

马好好 （不自然地笑笑）“我们假离婚吧，待我户口进了上海，就马上复婚。”这话谁说的？

罗 兰 我说的。

马好好 后来呢？

罗 兰 ……

马好好 我死心眼地同情你，依着你。可到头来你把我当猴子耍了！怪谁？！

罗 兰 是我骗了你。可我还要说一句，这能全怪我吗？！你问问自己，当初的你象个什么样子！今天拿张家的钱还李家，明天又去骗杨家的钱来还张家。天天都有逼债的上门，那日子我……我过怕了！

马好好 这全是为了我吗？！……你下放到灵山来受苦，想给你补养补养，打扮打扮。可该死的，一天的工分还不够买盐，想赚点零花钱，队长又来割尾巴。嗨！我是大力士扬鸡毛，有劲使不上呀！

罗 兰 我知道你的心思，我怕这样的日子会没完没了……

马好好 那犯得着骗吗？！你知道我马好好的性子，服赢不服输！从那时起，我发誓不丢穷，就改姓叫牛好好！我也赌过咒，要找个比你强的。告诉你，这征婚多半是冲着你来的！（说完，扬长而去）

罗 兰 冲着我来的？……

〔切光。

四

〔马好好客厅〕

〔电视屏幕上播映电视节目——黄浦江边，马好好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

男记者 请问，您刚才倒掉的这一百箱全是次品？

马好好 是的。但愿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男记者 就这一百箱吧？

马好好 我和您的愿望一样，这种事不希望多。

女记者 对于这一损失，您心里怎么想的？

马好好 我们企业奉行的是顾客第一，信誉第一，质量第一。这“三个第一”做到了，企业才真正找到了活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马虎向记者分发“好好牌”矿泉水）诸位，您手上拿的全是合格产品，各位不必耽心您的肚子会成为次品。

〔众笑，气氛活跃。〕

〔马好好关掉了电视，不无得意地走到镜子前，对着自己的影子发笑。〕

马好好 （冲着镜子里的自己）怎么样？我马好好本领不小吧？！把记者也玩转了。——什么？别高兴得太早？放心，我会走好运的。只要我的好好牌把上海市场这么一霸占，嘿嘿，“发发”，我看你还发得起来吧；“美美”，我看你还美吧！跟你说吧，我马好好的脑瓜子不是肉做的，是电脑，不，比电脑还电脑！（踮起了脚跟）哼，说我矮了，我会矮？

〔桂春风上。〕

桂春风 厂长，你跟谁说话？

马好好 跟谁？跟镜子！春风，你说我像采购员还是像企业家？

桂春风 （抿嘴一笑）像厂长，你本来就是厂长么。

马好好 （不满足对方的回答）鬼丫头。

桂春风 马厂长，你的考卷我改了，错了一题半。

马好好 （看卷，心疼了）哎哟，扣了我20分，这不合理。

桂春风 怎么不合理，这一题是15分，全错全扣；这一题是10分，你做对了一半，给了你5分。

马好好 好春风，高抬贵手，给我90分，好吧？

桂春风 你要自己骗自己？

马好好 这一题我本来答得来，都怪应征人来打岔。特殊情况，怎么样？

桂春风 （只笑不答）……

马好好 咳，你不知道，我回厂里去不好交差，那批读夜大的哥们儿，跟我打了赌，你要给我加10分，我就能全厂拿第一，要不，我准挨罚。

桂春风 挨罚活该，厂长不带好头。

马好好 好春风，我给你表演个节目，加10分，怎么样？（边说边跳起了矮子舞步）你看，这是我在农村业余剧团学的，人家都封我为“马小丑”呢，地区采茶剧团曾团本看中了我，硬想调我去哩。

〔桂春风看着马好好的丑态，忍俊不住地溜走了。

马好好 哎，哎——（欲追）

〔马虎急上。

马好好 订货意向书签了？

马 虎 你找的那位权威人士变卦了。

马好好 变卦了？

马 虎 人家说看了你的记者招待会，耽心质量过不了关。

马好好 操蛋的，这里头有鬼。

马 虎 我去找他时，正巧发发厂的董厂长出来，会不会是董厂长……？

马好好 笃定！董大个笃定做了手脚！马虎，你赶快到财会室提2千元现金，就说我们厂的规矩，订货的回扣。

马 虎 摸清行情再说吧。

马好好 可时间，时间！要是发发牌抢在我们前头，那我们就进不了上海市，我的奶奶！走，你陪我再去一趟。（二人急下）

〔稍顷，罗兰提着东西上，她巡视屋内四周，感慨万千。

罗 兰 屋里有人吗？

〔桂春风闻声出。

桂春风 你找——？

罗 兰 马厂长在家吗？

桂春风 出去了。

罗 兰 他妈妈来了吗？

桂春风 （倒茶）你坐，我去叫。（进内室）

〔马母出。

马 母 是你找我？

罗 兰 （怯生生地）妈——

马 母 （一愣）你是？

罗 兰 不认识我了？我是兰兰呀。

马 母 （认出，冷冷地）哦，是你呀。你找谁？走错门了吧？

罗 兰 强强……她好吗？

马 母 乡下孩子贱，风吹雨淋照样大。

罗 兰 （默默地从提包中取出衣服，布料）这……是给强强的，这是给您老人家扯的布料……

马 母 （将东西塞了回去）不用了。

罗 兰 嫌少了？

马 母 当不起。再说，现在不比过去了，不缺了。

罗兰 （伤心地抽泣起来）……都怨我……。我对不起您老人家，对不起好好……
 马母 （见对方落泪，顿时心软）别哭，（递毛巾）都是些陈豆烂芝麻的事，不提它了。
 〔马好好与马虎上。从他们的脸色看出，又是白跑了一趟。马好好一见罗兰，脸拉得更长了，不打招呼便进了内室。
 马母 好好，好好——！这孩子。
 罗兰 妈，我走了。（起身，又从提袋里掏出一瓶饮料）妈，这个留给好好！（置于桌上，转身就走）
 马母 （送出）孩子，做什么工作？
 罗兰 在美美厂当技术员。（下）
 〔马好好出。
 马好好 走了？
 马母 你呀，君子不打上门客，见了面怎么不搭理人家？
 马好好 她无情也怪不得我无义。（发现桌上饮料）“美美第五代试产品”？（感兴趣地倒了一杯品尝，不禁叫好）妈，这是谁的？
 马母 人家罗兰留给你的。
 马好好 她在那工作？
 马母 在什么美……什么厂，说是技术员。
 马好好 美美饮料厂？
 马母 对对对！
 马好好 妈，快去把她找回来。
 马母 走半天了，上哪去找！（边下边说）一忽儿赶人家，一会儿找人家。
 马好好 我追她去！（出门欲下，正遇姑妈引着费津津上）
 姑妈 哟，急啥个东西，马厂长。
 马好好 （只好退回）马虎——（马虎上）
 〔马好好向他使眼色。
 马虎 姑妈，请进里屋坐。（引两人进内室）
 姑妈 （边走边说）马厂长，阿拉侄因论人品有人品，论文化有文化，完完全全符合格征婚条件哟……
 马好好 （应付地）符合，符合……（欲出屋）
 〔马母上。
 马母 好好，有人找你做生意。
 马好好 妈，请他进来。
 马母 请吧。春风，上茶。（下）
 〔生意人进门，他身着鹅黄色茄克衫，石磨兰牛仔裤，巴拉马帽沿下架着一副宽边变色眼镜，颇有几分风度。
 〔桂春风端茶上，摆好后复下。
 马好好 请问贵姓？
 生意人 免贵，（递名片）马厂长，好好牌矿泉水你能给多少箱？